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合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六

起十二年盡十四年正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下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丁丑地震 癸未貶渾鎬爲循州刺史

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 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

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返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

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眾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

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

也袁尙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
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情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
帥輕恕名位素微遂不爲備爲恕乘虛取蔡張本考異曰舊傳曰
憲沈勇長算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
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詔以河
中莊坊騎兵二千人益之鄭解平蔡錄曰正月二十四日甲申公
至所部先是士卒輕虜蕭蕭破鐵城之敗人心皆惴恐不敢言戰
公佯曰戰爭非吾所能既而陰召大將計其事是時公以表請徑
襲元濟人皆笑其說乃使觀察判官王凝請師闕下詔徵義成河
中鄭坊馬步兵二千以補其闕據此則是始至便請益兵又二月
卽擒丁士夏降吳秀琳是不待半歲然後知人可用舊傳恐悞然
恕密謀襲蔡豈可先洩之而云以表請襲元濟人皆笑其說則是
人人知之恐非也今不取

遣鹽鐵副使程昇督財賦於江淮 回鶻屢請尙

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

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

摩尼來見二百三十七卷元年

命宗正少卿李誠

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

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

中鄣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

軍中小校也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

為東邊患言唐鄧之東邊也眾請剗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

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

安州與吳氏戰為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

而再生故為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為公所擒亦分死矣今

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

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漢書陳留南陵縣孟康注曰古葛伯國今葛鄉是此必韓宏奏捷

也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眾據文城柵文城柵在蔡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按續通典柵在吳房縣界

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

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

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

黃州

麻城縣西北有穆陵關在穆陵山上

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

出兵擊之道古之眾驚亂死者甚眾道古泉之子也

淮西破兵

數年竭倉廩以饗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

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

行縣以處之

未能得其縣故權置行縣以處來歸之民

為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

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

郝士美敗於柵鄉

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

戊辰賜程執恭名權

戊寅士承

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

東光縣屬景州宋白曰東光漢舊縣也故城在縣東二十里齊天保

七年移于今縣東南三十里周氏故城隋開皇三年又移千後魏廢勃海舊城縣西四里有永濟渠渠上有橋當自縣過弓高之路白橋跨永濟渠在德州長河縣程權不能禦以眾歸滄州官軍與淮西兵夾澠水

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渡潞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渡潞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渡進

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二萬於鄆城

按宋白續通典鄆城在蔡州西平縣北五

十里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

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

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

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眾不能前進誠遣報賊僞降未可信

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卽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

背慰勞之降其眾三千人秀琳將李愬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

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

其家于唐州則文城之士心不敢懷反側

於是唐鄆軍氣

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

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眾皆感泣己丑李

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

口柵

時邵叢至唐野皆募土人之材勇者爲兵以討蔡叢爲

夏四

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嶺岨山擒淮西將柳子野 吳元濟

以蔡人董昌齡爲鄆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

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

青陵絕鄆城歸路

青陵在鄆城西北

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

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

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

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己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

據之吳元濟聞鄆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洄曲元濟悉

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 李愬山河十將姚雅田智榮

下冶爐城

爲姓也九域志曰蔡州治汝城隍劉鑄初之地

丙申十

將開士容下白狗汶港二棚

白狗汶港二棚皆在蔡州真陽縣界

廣州爲齊興郡尋廢郡爲白狗縣隋開皇初改癸卯嬌雅口智榮

破西平

西平春秋相國漢爲西平縣屬汝南郡

丙午遊弈兵馬使

王義破楚城

楚城在汝陽縣西南蕭梁

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

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

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

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彊引兵出境纔五里

出

謂出武

彊之境雷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

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恆冀如拾芥耳上猶豫

久乃從之丙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退

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

方城縣本漢堵陽縣地後漢改爲順陽隋改爲方城縣唐屬唐州九域志在州

北一百六十里縣有青喜鎮此作青喜筆誤也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

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

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

興橋柵在張柴村東常陵暴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于張柴村

張柴村在文城柵東六十里愬召廂虞候史用誠

廂虞候掌左右廂之兵

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

林中又使人搖幟于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

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

祐鄰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

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得預聞

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詰軍日有牒稱

祐為賊內應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

此行營諸軍移文之言

愬恐謗先達

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兩人相知

之深而不能勝眾口也因謂眾曰諸君既以祐為疑請令歸死于

天子乃慨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

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

馬使

散員兵馬使未得統兵

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

達曙有輜輶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身隊三千人

牙隊者節

度使牙偏從之隊

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

時山南東道分爲兩道八州精銳盡

抽選赴唐州

愬又以祐為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

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

兵攻助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眾皆悵悵獨歡然曰此吾計

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 閏月己亥程昇還自江淮得供軍錢白八十五萬緡 諫議大夫京兆韋綬兼太子侍讀每以珍膳餉太子又悅太子以諧謔上聞之下未罷綬侍讀尋出爲虔州刺史 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東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 謝小娥者豫章人估客女也嫁歷陽俠士段居貞歲餘居貞與謝父同賈江湖小娥亦在舟中夜半父與夫俱爲盜所殺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流水中爲他舟所救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同居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常誓此語廣求智

者辯之有客謂曰車字去上下二豈是申字申屬猴故曰車中猴
草下有門門內有東是蘭字故曰門東草是殺汝父者申蘭也禾
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夫上更加一豈夫下更加一日是春字
是殺汝父者申春也小娥聞之卽爲男子服尋訪于江湖閒至潯
陽郡乃得蘭春踪迹蘭與春從昆弟也小娥乃託傭蘭家日以謹
信自效蘭浸倚之雖苞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故在益
知所夢不疑出入二期伺其便一日蘭與春會飲羣賊畢至酣縱
沈醉小娥抽刀先斫蘭首呼鄰人共擒春得贓千萬其黨數十小
娥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小娥旣復父夫之仇遂
歸本里里中豪族爭求聘小娥誓不更嫁翦髮披緇受戒于泗州
開元寺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 乙酉京師大雨市中水深三

尺壤坊民二千家 秋七月河北大水邠洛尤甚平地二丈初

國子祭酒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

蚶魁陸也橫從其理五味自充

殼如瓦墮者謂之瓦龍蚶蛤小子蚶蚶殼厚其理如瓦龍蚶蛤殼薄其文如貝呂令云雀入大水化爲蛤說文云百歲燕所化又云老伏翼所化皆非也蚶蛤皆生于海漸潮汐往來易鹵之地淡菜狀如蠔而小黑殼背有紫如甘肉甘脆○蠔音彭去聲 水陸

遞夫勞費戣奏疏罷之甲辰嶺南節度使崔詠銘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上皆不用謂裴度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爲誰可求其人與之度曰祭酒孔戣也庚戌以戣爲嶺南節度使戣至鎮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僅三萬又不時給與皆取部中白衣食戣乃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稍以法繩之南方之俗每掠人爲奴婢私鬻之戣峻爲之禁由是閭里不敢犯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餘百族才可用

之貧無養養之海舶至者絕無須索交廣由是大迫 諸軍討淮
蔡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
逢吉等兢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
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
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
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
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
招討處置使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
韓宏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
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
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爲判官書記皆

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于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

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

之通化門長安城東而北來第一門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

銜于度度表為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

門茂和父孝忠兄茂昭鎮易定比河朔諸鎮為忠順為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

嘉王傅高承簡為都押牙高承簡為嘉王傅蓋嘉王運之子也承簡崇文

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

中外之勢以沮軍事翰林學士居崇中宰相居外朝乃請改制書數字因言楚草

制失辭壬戌罷楚為中書舍人李光顏烏重允與淮西戰癸亥

敗于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

將楚邱曹華知而為備擊卻之楚邱古已氏縣隋開皇六年改曰楚邱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北

七十度雖辭招討名寔行元帥事以郾城爲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九月己亥甲夜有流星起中天首如鰓尾如二百斛船長丈餘聲如羣鴨飛明若火炬過月下西流須臾有聲聳然墜地有大聲如壞屋者三在陳蔡園 庚子淮西兵寇潁水鎮殺三將焚芻橐而去 比部員外郎張適唐比部郎屬刑部掌勾諸司百僚俸料公廩賦調餼徒役課程通懸數物以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侍上之寵招權受賂于外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惡之上欲以宿爲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重任必能可否朝政始宜爲之宿小人豈得繼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去臣乃可上由是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丁未罷逢吉爲東川節度使

甲寅李愬將攻吳房

吳房漢縣屬汝南郡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于楚吳王闔廬弟夫無奔楚楚封之

于此爲棠谿氏故曰吳房今吳房城唐壽亭是唐吳房縣屬蔡州平蔡後改爲遂平縣諸將曰今日往亡

陰陽

家之說八月以白露後十八日爲往亡九月以寒露後第二十七日爲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方出

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

餘眾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

五百追擊其背眾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

戰獻忠死淮西兵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

也

定計入蔡不在取吳房

引兵還營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

曲考異曰舊元濟傳李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時曲按李光顯傳曰董重質棄洄曲軍李愬傳云分五百人斷洄曲路又云洄曲子弟歸求寒衣然則元及西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

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

清傳誤當爲洄曲

掌書記鄭澥之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嗣也

李愬檢校左散騎常侍上竟用張愬為諫議大夫崔羣王涯固

諫不聽乃請以為權知諫議大夫許之宿由是怨執政及端正之

士與皇甫鎛相表裏譖去之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

九域志鄭城縣有沱口鎮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

五溝在河曲之北大呼而進注弩挺刃

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

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厥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

隨州刺史史旻陷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

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

存疑前裴度到軍已奏命李進誠將三

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

盡殺其戍卒及烽子

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帥烽副烽子蓋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祐曰一烽六人

五人爲烽火子遞知更刻視視動靜一人烽火知文書符辭轉報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糲整羈勒關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則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澗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至蔡州城下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總宗貞元二年吳少誠據蔡州至是三十一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縋其城爲坎而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雷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眾及襄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鷄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

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尙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晚當盡戮之又有
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洞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于廷
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
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洞曲
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
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眾愬
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
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蜩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
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考異曰舊傳曰其月七日使判官
鄭元解告期于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爲先鋒愬自率中
軍三千李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元濟傳曰十一月愬夜出軍
令李祐爲先鋒其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實錄曰愬以十月將裴
州人十日使判官告歸期于裴度裴度先七日卽是平蔡錄所

云八日甲子也而鄭傳誤云七日而又云十日夜率軍行亦誤元
濟傳十一月懸出軍尤誤裴度傳十月十一日李愬襲破賊
擒元濟亦誤按十月戊午朔韓愈平淮西碑云壬申愬用所得賊
將白文城陷大雩疾馳百二十里即十五日也又曰川夜半到
蔡破其門以元濟以獻即十六日也實錄
己卯執元濟乃奏到日也今從平蔡錄 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

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
元濟官吏帳下廚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
待裴度 以淮南節度使李鄴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鄴彊直無
私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稱治但猛決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
何適多委軍吏而參佐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以此少之

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
有珍寶臣竊知之往取必得楊元卿以淮西節度判官入奏見元和九年上曰朕討淮

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 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恩撫

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橐鞬出迎拜于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遣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于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眾人所不喻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眾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眾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尙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

匪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

語于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

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入之樂甲

申詔韓宏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

聞史紹曰肅將士有功者等差而次第之而蔡之將士歸降者有

拒敵官軍勢窮力屈而降者有先通誠款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

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近賊四州陳許潁唐也頻遭蔡人攻剽

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

衣糧殘廢者養之終身十一月丙戌朔上御興安門受俘大明宮南面五

其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於側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

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

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
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潞水也

事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六

年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東以示眾曰此皆公卿屬

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眾皆憤怒以死

為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于夷狄故以三州之眾舉天下

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戊子以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

爵涼國公加韓宏兼侍中李光顏烏重允等各遷官有差 舊制

御史一人知驛

開元中令監察御史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歷十四年兩京以御史

一人知館驛

王辰詔以宦者為館驛使宦官恃恩暴戾遇四方使

多倨至有挫辱者左補闕裴潏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

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

上不聽

甲午恩王連薨

連代宗子

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為神

武將軍知軍事

會要乾元四年十月四日敕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軍文武官並升同金吾四衛唐制諸衛

將軍大將軍上將軍類加以名號而不掌兵知軍事則掌兵矣唐隨當作唐鄂隨

裴度以馬總為彰義

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劾以授梁守謙使盡誅吳元濟竊將度

至鄆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總為淮西節

度使總以蔡人獷戾為設教令明賞罰磨治洗汰其俗乃一變

初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為淮南監軍李鄠為節度使性剛嚴與

承璀互相敬懼故未嘗相失承璀歸

吐突承璀六年出為淮南監軍九年召還

引鄠為

相鄠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鄠泣下曰吾輩侵勢逼頗安

外鎮宰相非吾任也戊寅鄠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

門皆辭不見 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為春州司戶重質為元

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故赦之

元和中十三年春正月乙酉赦天下免元和十二年以前逋負

賜高年米帛羊酒 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昉李

公度屢諫之

考異曰新傳又有郭航名按航乃牙將昉所使詣李愿者非幕僚同諫者也今從何南記○昉音五判

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為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

等盡心為尙書憂家事反為高沐等所疾尙書奈何不愛十二州

之土地

十二州鄆兗曹濮淄青齊海登萊沂密也

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沐

等出沐知萊州

萊州古萊子之國後魏置光州隋改萊州

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

申師道云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并囚郭昉

凡軍中勦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為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

師道憂懼不知所爲李公度及牙將李英雲因其懼而說之使納

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並獻沂密海

三州上許之乙巳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上命六軍修麟

德殿右龍武統軍張奉國右龍武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

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月丁卯以奉

國爲鴻臚卿壬申以文悅爲右武衛大將軍既出奉國于外朝文悅又自北門諸衛遷

南牙充威遠營使威遠營亦非北軍也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

矣大明宮東面有東內苑苑中有龍首殿龍首池龍首渠水自城南而注入于此池宋白曰龍首殿在右軍李愬奏

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謂裴度曰李愬誠有奇

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暉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李鄜固

辭相位戊戌以鄜爲戶部尙書以御史大夫李夷簡爲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 初渤海僭王言義卒弟簡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歲

卒從父仁秀立改元建興乙巳遣使來告喪 橫海節度使程權

自以世襲滄景

德宗始命程日華爲橫海帥傳子愷直爲從兄懷信所逐懷信死子權嗣爲帥

與河朔三

鎮無殊內不自安己酉遣使上表請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

自擅不聽權去掌書記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蘊爲禮部

員外郎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

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

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于田宏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

州輸租稅請官吏宏正爲之奏請上初不許宏正上表相繼上重

違宏正意乃遣尙書右丞崔從往恆州宣諭從過魏州宏正以路

由寇境欲以五百騎接送從辭之以童奴十數騎徑至恆州于鞠

塲宣敕三軍大集從諭以順逆情辭慷慨軍士感動承宗亦爲之
泣下乃使牙將石汎奉二子知感知信至魏博 夏四月甲寅朔
宏正遣使送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崔從自恆州還
遷山南西道節度使上欲相之監軍使揣知上意爲用事者求金
於從從不可答遂爲所梃而止 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天地
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者朱泚
希烈自立爲帝趙冀齊魏稱王郡國弄兵抵目相視可謂危矣然
卒于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憑
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
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若身焦思縮衣節食
以登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

十二助魏破齊唯燕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

德州鎮安惠長河平原平昌將陵安

陵六縣棣州鎮厭次清河陽信蒲臺渤海五縣程惟之退

忠深為

承宗又取景州之東光今皆以歸朝廷故曰獻城十二

忠深為

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戊辰

內出廢印二紐賜左右三軍辟仗使

龍武神武羽林三軍舊制以各分左右辟諸如開

宦官為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

監軍有印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一年

宋書曰舊制內官為三軍辟仗使監

及張奉國得罪至是始賜印

視所賞奏察違謬簡方鎮之監軍使

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

庚辰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

其官爵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

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

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

二州

李正己初據有十五州及李納拒命徐州人于闕廷德棣入于朱滔有十二州而已先司徒謂李納也

柰何無

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

加

三州謂請
獻近密海

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召諸將議之皆

曰蔡數州戰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承度獨進

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欲委以兵此屬皆嗜利者朝廷以一

漿十餅誘之去矣不聽師道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

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爲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

乃囚之遷李英繫於萊州未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

迎之遜盛氣正色爲陳禍福責其決語

決語決爲一定之
說不依違持兩端

欲白天

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許之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

乃謝曰鄉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

使豈取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于上曰師道頑愚反覆

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
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與觀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繫
者以獻師道怒囚之置言河朔舊族也父道以藝術待詔代宗時
坐事賜鳩道將飲之直言給父曰當謝四方神祇道方徧拜直言
擬取鳩自飲遂迷而踣明日赤從足潰出至夕而蘇代宗聞而憐
之減道死俱流嶺南直言憐其妻董氏年少與之訣曰我此去死
生不可保爾宜亟嫁無我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
署曰非君子不解直言滯嶺南二十年而歸鬻帛宛然及湯沐髮
墮無餘故師道慕其義而聘爲幕僚至是竟以直言被囚 五月
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爲義成節度使謀討李師道也以淮
西節度使馬總爲忠武節度使陳許潁蔡州觀察使以申州隸鄂

岳光州隸淮南

不復以蔡州爲節鎮

辛丑以知勃海國務大仁秀爲勃海

王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爲棣州刺史詔以河陽兵送至滴

河滴河漢千乘濕沃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滴何縣廢溼沃入馬

唐屬棣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八十里漢郡尉許商鑿此道海濱以商河爲名後人加水馬宋白曰會縣爲平盧兵所陷平盧兵李

縣南有滴河因以爲名○滴音商華擊卻之殺二千餘人復其縣以聞詔加橫海節度副使六月

癸丑朔日有食之丁丑復以烏重允領懷州刺史鎮河陽淮西

故烏重允自汝州復置鎮汝陽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爲武甯節度使乙酉下

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甯橫海兵共討之以宣欵觀

察使王遂爲供軍使遂方慶之孫也上方委表度以用兵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辛丑以夷簡同平章

事充淮南節度使百三月焚賊人南斗因逆留至是月大如五

升器色赤而怒 八月壬子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涯罷爲兵

部侍郎 吳元濟既平韓宏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鏞音博衛尉卿鹽鐵

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

結吐突承璀甲辰鏞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竝同平章事判使如

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井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

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鏞异

皆錢穀竄吏佞巧小人陞下一旦實之相位殆則殿庭班列相與

驚駭次則街衢市肆相與笑呼況鏞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

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謂討吳元

濟時裁損淮西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

將舊兵悉向淄青

謂舊所遣討蔡之將討蔡之兵悉遣之討李師道

聞縛入相必盡驚憂

知無可訴之地矣程昇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慮煩劇不宜
爲相至如縛資性狡詐天下其知惟能上惑聖聰足見奸邪之極
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
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眾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
定河北底甯承宗斂手削地韓宏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
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
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縛自知不爲
眾所與益爲巧諂以自固奏減内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
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時內出積年緡帛付度
支令賣縛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緡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

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鋪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鞵亦內庫所出
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爲然由是鋪益
無所懼程昇亦自知不合眾心能廉謹謙遜爲相月餘不敢知印
秉筆故終免於禍 五坊使楊朝汶妄捕繫人迫以考捶實其意

錢遂轉相誣引所繫近千人中丞蕭俛劾奏其狀裴度崔羣亦以
爲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
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
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冬十月賜朝汶死盡釋繫者 上晚節好

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爲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
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鋪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
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 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

河曲夏州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吐蕃長樂州當在盛州黃河外定遠城之

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新志台州唐興縣有天台山宋初改唐興縣為天台

縣天台山在縣西一百一十里臨海記天台山超然秀多靈草臣

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丁亥以泌權

知台州刺史台州漢屬東都郡唐武德四年置台州為章安縣吳分章安置臨海縣唐武德四年置台州

五年改台州為天台山為名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

使之臨民賦政者賦布也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

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甲午鹽州奏吐蕃遁去壬寅

以河陽節度使烏重允為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

為河陽節度使重允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

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於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

撫之與俱歸賊遂定先是田宏正請自黎陽渡河會義成節度使

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渡河不可復退立須進擊方

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

義成節度使治滑州魏博與滑州以河為界兵至滑州為已出界唐

中世以來命諸鎮兵征討已出境務備節帥給予度支惟裴度用兵于東平李德裕用兵于上黨知其弊有以制之徒有供

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與其

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

自楊劉度河

楊劉鎮在鄆州東北東阿縣臨河津

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

隋置陽穀縣為名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十里

宋白日陽穀縣本漢須昌縣地今縣界有須昌故城則兵勢自盛

賊眾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宏正將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

里作壘

此自楊劉直進不復迂其路至陽穀也

賊中大震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

寺塔有釋迦牟尼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

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帥僧眾迎之 戊辰以春
州司戶董重質爲試太子詹事委武甯軍驅使李愬請之也 戊
寅姚勗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
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
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初李文會與兄元
規皆在李師古墓下師古薨師道立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
請畱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畱必驟貴而受禍
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昉李存爲司
空忠謀李文會奸佞殺沐囚昉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
攝登州刺史召昉存還幕府 上嘗語宰相人臣當力爲善何乃
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

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 武甯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己卯晦進攻金鄉克之金鄉縣唐屬兗州宋白曰金鄉縣本漢東後漢于任城縣西南七十五里遺金鄉縣固穿山得金故曰金鄉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也旣失之其刺史驛騎告急左右不爲通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己元昶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宏拔考城殺二千餘人

考城漢古縣唐屬曹

州九域志在汴州東一百八十里

丙戌師道所署流陽令梁洞以縣降于楚州刺

史李聽

流陽漢廢邱縣後魏曰流陽以其地在流水之陽也唐屬滑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

吐蕃遣

使者論矩立藏等來修好未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

罪庚寅遣歸國 壬辰武甯節度使李愬拔魚臺魚臺漢方輿縣地唐屬兗州寶應元年改爲魚臺小城北有魯公觀魚臺而名之觀魚臺則春

秋魯隱公如棠觀魚之地元和四年李愬道請移縣于黃臺市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詔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

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

愈上表切諫以爲佛者夷狄之一法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

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見四十五卷永

平八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

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

足信亦可知矣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昇入

大內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亦知陛下必不惑此以祈福祥

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耳然百姓愚
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猶一心敬信百姓敬賤于
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
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尙在奉國命來朝
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唐有禮賓院凡胡
客入朝設宴于此
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
豈宜以入宮禁古之諸侯行弔于國尙先以桃茢祓除不祥記曰
君臨
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註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
惡也茢茱萸可掃除不祥左傳魯喪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
親視公患之叔孫穆子曰祓殯而祔則布幣
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韓愈正引此事 今無故取朽穢之物
親視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
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

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爲言愈雖狂發于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癸巳貶愈爲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尙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土至於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赫舉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眾力擯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甯可不知其所自耶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郡西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愈乃以羊豕投溪水而祝之曰昔先

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擗刃

獨音剔
又音觸

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

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有則江漢之閒尙皆棄之
以與蠻夷楚越況湖嶺海之閒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
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
之況禹迹所淹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
宗廟百神之祀之壤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
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以肥
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雄長刺史雖孱弱亦安可爲
鱷魚低首下心忸忸覲覲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邪

俗音心上聲
恐懼貌覲音

現出目也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鰲嶸
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

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更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其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刺史則選才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丙中田宏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東阿漢古縣唐屬鄆州在州西四百六十里殺萬餘人 滄州刺史李宗爽與橫海節度使鄭權不叶程權既入朝以不鄭權代鎮橫海受其節制權奏之上遣中使追之宗爽使其軍中留已表稱懼亂未敢離州及聞烏重允代權肅宗重允移鎮橫海在上年十一月將吏懼逐宗爽宗爽奔京師辛丑斬于獨柳之下 丙午田宏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終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

唐紀五十六

五

唐紀五十六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七

起元和十四年二月盡穆宗長慶元年六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二月乙卯敕淄青行營諸軍所至收下城邑不得妄行殺戮及焚燒廬舍掠奪民財開發墳墓立嚴加禁絕 李聽

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

海州治朐山本漢朐縣後人加山字東海漢縣朐縣地後齊置東海

縣屬東海郡隋廢郡及縣入廣饒縣隋仁壽元年改廣饒曰東海
邊太子諱也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東一十里懷仁縣梁置南北
二海州東魏廢州置義塘郡及懷仁縣隋廢郡以縣屬海州九域
志在州北八十里宋白曰海州懷仁縣本漢贛餘縣地按漢贛餘

今縣東北三十里，餘古城是也。梁於此置黃郭戍，後魏置義塘郡，理黃郭城，餽義塘，歸義懷仁三縣。高齊移義塘郡及懷仁縣，故理今密州莒縣界，隋開皇廢郡，移懷仁縣理此，今縣理是也。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縣後魏置蘭陵郡，隋廢郡，為蘭陵縣。武德四年，改曰丞縣。後屬沂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宋白曰：丞，漢舊縣，春秋時鄆國也。昔置蘭陵郡，理丞城，按前此丞縣理在今縣西一里。漢丞縣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置鄆州及丞縣，尋廢州及縣，仍移於縣。置於鄆州，故城中唐又改。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蘭陵為丞縣西北有丞水。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脩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使士卒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宏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眾心，恐有他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何為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

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醫悟子從諫

門下別奏

門下別奏者使廟員牙門下俟別奏補官也唐大典凡諸軍鎮大使三品已上僚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僚

二十人別奏八人總管三品已上僚十八人別奏六人子總管四品已上僚十一人別奏三人若討賊防禦遊弈使副使準品各減三人別奏各減二人總管及子總管僚準品各減二人別奏各減一人若鎮守已下無副使或隸屬大軍鎮者使已下僚奏並四分減一所祇僚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皆令自召以充

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爲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

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邈令斬悟首獻之勒邈權領行營時

悟方據高邱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邈邈素

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爲備不可恩恩邈請先往

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

軍中稱都頭將爲都頭

受傳語

傳語謂師道遣使者所傳言語也

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耆然之邈

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
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屬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
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
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
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捲旛東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
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爲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眾首良
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
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爲眾所惡者凡三十
餘人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
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取掠有仇
者報之使士皆飽食執兵夜半鼙鼓三聲絕卽行人銜枚馬緡口

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

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俟寫簡白使

白使謂白度使十人拔刀擬之皆竄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

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

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衛節度使居宅

謂之牙城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

知力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廳事使捕索師道師道與二子伏

廁牀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

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宏方仰

曰事已至此速死爲幸尋皆斬之

代宗永泰元年李正己得潘齊四世五十四年而滅

自卯

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卽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

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

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獻欬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
悟之自陽穀遣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宏正事成當舉烽
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功成之日皆歸于公
悟何敢有之且使宏正進據己營宏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
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宏正營宏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
二州皆平安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
其面長號隕絕者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宏正爲
之改容義而不責 壬戌田宏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
陵爲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
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
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眾

稟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耶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眾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宏正察之宏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脩好實觀其所爲悟多力好手搏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擣臂離坐以助其勢宏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登卽行矣何能爲哉密表以聞庚午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時宏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悟卽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昫賈

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

李文會出登州見上

卷上

聞將移鎮昉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滅李司空之

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

三齊之憤怨乎

自頂羽分齊爲三以王田市田都田安遂有三齊之名後人因而言之

乃詐爲悟帖

遣使卽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謂文會於豐齊驛斬之

據梁敬翔

編遺錄豐齊驛當在齊州東南三十里宋白曰齊州禹城縣有漢視阿故城在豐齊驛東北二里

比還悟及昉存

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千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爲人所掠

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遄爲戎州刺史癸酉加田宏正

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聞風動鳥飛皆疑有

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宏正旣入鄆悉除苛

禁縱人遊樂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今雖

平人心不安不可不備宏正曰今爲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

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穀焚

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

事見二百三十九卷十年

有司督察甚

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終不能絕及宏正入耶閣李師

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

黷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裴度纂述蔡邕用兵以來上之

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

所欲也弗許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總爲鄆曹濮等州節度

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爲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

使

自是之後淄青專平盧之使而耶尋賜號天平軍矣

以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爲沂

海兗密等州觀察使

爲王遂以嚴酷召亂形本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

藩鎮所以能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
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
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與牒各還刺
史職事應在州兵竝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
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竝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
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患故烏重
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異薨

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

甫鋪之黨陰擠之

考異曰舊傳曰鋪與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勢擠度故出鋪按逢吉時在東川楚時在河陽皆

不爲相

今不取丙子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皇甫鋪

專以指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鋪自

訴於上上曰卿以儒衡上疏將報怨邪縛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
從父弟也 史館修撰李翱上言以爲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
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
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自建中初
楊炎定兩稅法不令民輸其土之所產而督錢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
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壅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也
陛下旣已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
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不
以此爲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旣平矣陛
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太平未可期矣 秋七月丁丑朔田
宏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仗內京兆府御史臺徧

鞠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恆弼同謀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間恆人事已成遂竊以爲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爲罪均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宏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宏獻馬三千絹五千萬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尙有錢百餘萬繒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己丑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赦天下 兗海沂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猾急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爲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唐制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每警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

四人浴於沂水

沂州治臨沂縣以臨沂水名之也

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

奮合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

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

常侍謂王遂也副使謂觀察副使也

吾屬乘此際出其不

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爲然約事成推弁爲副後壬辰遂方

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

直房直兵所舍之室也

徑前

射副使張敦實殺之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

役用刑刻暴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卽自稱留後升廳號令與

監軍抗禮召集將吏參賀眾莫敢不從監軍具以狀聞 甲午韓

宏又獻絹二十五萬匹絁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左右軍中尉各

獻錢萬緡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

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又進奉亦

謂之賀禮 丁酉以河陽節度使令狐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楚與皇甫鉞同年進士故鉞引以為相 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

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寬密觀察使 韓宏累表請留京師八

月己酉以宏守司徒兼中書令癸丑以吏部尚書張宏靖同平章

事充宣武節度使宏靖宰相子

宏靖張延貴次子

少有令聞立朝簡默河

東宣武闕帥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鎮之

補註元和十一年宏靖鎮河東

宏靖承

王鐸聚斂之餘韓宏嚴猛之後

王鐸鎮河東韓宏鎮宣武

兩鎮喜其廉謹寬大

故上下安之 己未田宏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戊辰陳許節度

使郝士美薨士美父純為李邕張九齡所知尤以辭學見推與顏

真卿蕭穎士李華皆相友善代宗朝為中書舍人以處事不回為

元載所忌辭病歸東都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士美

少好學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顏肅與相論
繹應對如流乃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郝之闢矣及長善與
人交然諾之際豁如也莅民臨戎有文武大略當時名稍翕然

關史云鄒士美為鄂州觀察使仁以撫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載
於兩書一日晨輿將出視事束帶已畢左手引褲未及解足忽有
一巨鼠過庭北面拱手而舞士美大駭問婢以擊之鼠乃奔走有
毒虺自褲中出珠目錦身螫灼勃勃起舌端向無鼠妖則必致騰
指貴足之患矣參寥子曰是知鼠鳴及是堯上以庠部員外郎李
鼠舞不必為災大人君子遇之為吉

渤為弔祭使時皇甫鏘為相專務聚斂以悅上民多流亡渤上言

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闕鄉縣舊三千戶

文

今纔千戶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

於比鄰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
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償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

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癸酉吐

蕃寇慶州

慶州隋宏化郡開皇十六年改爲慶州漢臨
德富平縣地舊志京師西北五百七十五里

營於方渠

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

青鄆與兗海沂密本一
鎮也故恐其相扇而動

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開州計已有人
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卽日發沂州導從尙百餘人入徐州境
所在滅之其眾亦稍逃散遂加以柎械乘驅入關九月戊寅腰斬
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
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
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眾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
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眾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
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左沂人處右旣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

鄭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
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
餘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彼列國也孔子猶
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
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升庸夫乘釁竊發苟沂帥得人戮
之易于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誓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
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
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盼盼如寇讎聚處得閒則
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爲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
僭亂幾致升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甲辰以田宏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宏正三表請留上不許
曰魏人樂卿之政鄰境畏卿之威爲朕長城不可辭也宏正常恐
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
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乙巳上問宰相元宗之政先理而後
亂何也崔羣對曰元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
理川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
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
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鏘深恨之 冬十月壬戌容
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安南都護府治交州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官
屬部曲千餘人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貪縱苛刻失眾心清世爲蠻

酋象古召為牙將清鬱鬱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

黃洞蠻即西原蠻其屬黃氏者謂之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初

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

唐桂管觀察使裴昭宗

格每與蠻林平罕質容管經略使陽旻欲微幸立功爭請討之上

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

論是非上不聽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

不可勝計安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二管彫弊惟殲所

部晏然

嶺南節度雖兼統五管而廣州所管自為巡屬對峙日丙寅州管詔係國貨端新康封流恩春高藤義實勤等州

寅以唐州刺史桂仲武為安南都護救楊清以為瓊州刺史

柳州刺史柳宗元卒宗元字子厚少時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

為一時行輩所推仰其在永州也涉履蠻瘴崎嶇堙厄因自放山

澤間倣離騷爲文數十篇讀者咸爲之愴惻雅善蕭俛詒誓言情
曰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日月益促歲歲更甚
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得失又何足道居蠻夷中
久慣習炎暑昏眊重腿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
革慘慄毛髮蕭條矍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味殆非中國人讀
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
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爲徒不復置意也又詒京兆尹許
孟容書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
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所自取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
中罪狀最甚神理降削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
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家嗣

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旦填委溝壑曠墜先
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
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同與罪人爲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
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奉奠顧盼無後繼者惻惻然歔歔惴惴恐
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昔所憫惜也先墓在城
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
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
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
田野道路士女徧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
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立身一敗萬事瓦
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是以常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

歲時一搔皮膚廔垢滿爪誠憂恐悲傷以至此也宗元罪輕罰重人亦多憫之然忌者畏其才高名盛恐復大用故莫爲拯援及刺柳州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之游經其指授皆成名士世號之曰柳柳州卒年四十七柳人懷之爲之立廟于羅池四時致祭乞韓愈爲文以記之愈稱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補錄〕宗元未死前一年與其部將龐忠謝南畝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輩此時故與得若輩好會於此然明年吾當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當爲廟祀我及期果死三年七月辛卯宗元降於州之後堂監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柳人乃立廟廟成大祭翼客李德裕酒海漫堂上得疾扶出廟門而死是歲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眾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爲飛梯鳴車木驢等四面攻城城欲陷者數四刺史李文悅率兵士乘城力戰城壞撤版屋以禦之夜襲其營盡開城出戰殺獲萬餘人凡二十九日吐蕃不能

克靈武牙將史徽奉書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
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徽奉行
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爲俱沒矣以爲與鹽州俱沒無何徽奉自他道出
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徽奉奮驍大破之斬獲不可勝計徽奉形
甚短小若不勝衣至于野外馳逐能追奔馬挾鞍勒躍上然後徐
施羈帶矛矢在手前無強敵甥姪及僮僕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
入敵境輒分爲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必各有
虜獲敬率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皆以勇著名於邊吐
蕃憚之資輔後爲隴州刺史吐蕃尤畏忌焉每謂漢使曰唐國雖
云與吐蕃和好徒妄語耳不然何以任良輔爲隴州刺史 柳泌
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

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以爲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享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陛下自踐祚以來。剗積代之妖兇。開削平之洪業。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乃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僭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技驚眾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之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僞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潏江陵令。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

鋪欲增孝德字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
鋪譖羣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鋪給邊軍賜與多
不時得又所給多陳敗不可服用軍士怨怒流言欲爲亂邪甯節
度使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於上上不信京師惴懼羣具以
中外人情上聞鋪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
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爲然十二月乙卯以羣爲
湖南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鋪矣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
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
之者乃薦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兼謩才行癸亥擢兼謩左拾遺
內供奉

以資序削淺未除正官令於左拾遺班內俟尋監察御史與行也

兼謩仁傑之族曾孫也

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

辟儒衡泣訴於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當時不

以爲累

平一在武后時畏禍居嵩山修淨居法累詔不起

上由是薄楚之爲人

帝令人

訪求婺州隱士張志和不得乃圖像求之終不能致志和字子同年十六擢明經第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浪跡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見鶴齡悲其邈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橡棟不斲爲具豹席櫻櫛木几螺杯志和每鳴榔拏杖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朝廷聞其名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男號漁童女號樵青志和每使漁童捧釣收綸蘆中鼓枻使樵青蘇蘭薪桂竹裏煎茶陸羽嘗問其孰爲往來者志和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別也何有往來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上

謁真卿以舟敝請更之荅曰倘悲漁舟願以爲浮家泛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蒼霄之間野夫之幸矣韓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
紙筆輒成管撰漁歌歌之以自樂著元稹子亦以自號人以其論
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又著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李德
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也

元稹十五年春正月沂海充密觀察使曹華請徙理兗州

自沂州徙

理兗許之初李正己盜有青鄆十二州傳襲四世垂六十年人族

頑箠不知禮義華乃下令曰鄒魯儒者之鄉不宜放辟如此乃躬
禮儒士習俎豆之容春秋釋奠於孔子廟立學講經儒冠四集華
出家財贈給之俾成名入仕兗人乃知教化義成節度使劉悟
入朝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憚爲太子上不許及上

寢疾承瑞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于司農卿郭釗

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釗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

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

殿年四十二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宏志弑逆考異曰實錄但云上崩於

時非暴崩皆言內官陳宏志弑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曰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宏慶等弑逆應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秘之不

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曰守澄與內常侍陳宏志弑帝於中和殿裴廷裕東觀奏記云宣宗追恨光毅商臣之酷郭太后亦以

此暴崩然故事暖昧不能測其虛實故但云暴崩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

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

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雅及愷王憚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

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按新志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左右神策軍賜錢既厚而復有六軍則

明唐中世以後以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為六軍也威遠則是一軍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

天子卽位于太極殿東序是日召翰林學士段文舉等及兵部郎

中辭放駕部員外郎丁公著對于思政殿放戎之弟

我見二百三十五卷後

宗貞元

十六年公著蘇州人皆太子侍讀也上未聽政放公著常侍禁中

參預機密上欲以爲相二人固辭上嘗聞放曰朕欲從事于學經

與史何先對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

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于是非豈六經比哉上曰吾聞學者

白首不能窮一經安得其要也放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

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于學官光武令虎賁皆習孝經元宗親

爲註訓蓋人知學孝慈則氣感和樂也上曰善丁未輟西宮朝

臨西宮卽西內大行

集羣臣于月華門外

唐東西內皆有月華門西內則太極門內之東

廂有日華門西廂有月華門東內則宜

政殿東廂有日華門西廂有月華門

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市

并皆相賀

上諭命相令狐楚薦御史中丞蕭俛辛亥以俛及段

文昌皆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俛與皇甫鎮皆同年進士上欲

誅鎮

以其附吐突承雅欲立遷王也

俛及宦官救之故得免王子杖殺柳泌及僧

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天通

亦道古所薦也

癸丑以辭放爲工部侍郎可公著爲給事中

乙卯尊郭貴妃爲皇太后

丁卯上與羣臣皆釋服從吉

戊辰

京師地震

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

戲千門內而觀之丁亥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

史楊虞卿上疏以爲臣聞堯舜受命以天下爲憂不聞以位爲樂

今北虜猶梗西戎未賓兩河之瘡痍未平五嶺之妖氛未解生人

之疾苦盡在朝廷之制度莫脩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

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

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吳分

湖南縣置衡山縣唐初屬潭州神龍三年度屬衡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三十里

壬辰廢邕管命容管

經略使陽旻兼領之安南都護桂仲武至安南楊清拒境不納

清用刑慘虐其黨離心仲武遣人說其酋豪數月間降者相繼得

兵七千餘人朝廷以仲武為逗遛甲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為

安南都護乙未以太僕卿杜式方為桂管觀察使丙申貶仲武為

安州刺史丹王逾崧

逾代宗子

吐蕃寇靈武

憲宗之末回鶻遣

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上

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蹟愛之辛酉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

侍書學士上問公權卿壽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

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公權公綽之弟也幼嗜學及長
工於書法初學王羲後徧閱近代名公墨蹟遂自成一家體勢勁
媚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夷入
貢皆列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公權博貫經術通于音律而不喜奏
樂曰聞之令人驕怠不屑治生爲勸戚家碑板問遺歲至鉅萬多
爲主藏賢海國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盃一筭絨膝如故其器皆
亡訊海鷗曰不測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也 辛未安南
將士聞城納桂仲武執楊清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 海門鎮在
白州博白
縣東 復以仲武爲安南都護 吐蕃寇鹽州 初膳部員外郎元
稹爲江陵士曹 元和五年元稹
貶江陵士曹 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
人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卽位潭峻歸朝獻稹歌詩百餘篇上問稹

安在對曰今爲散郎

郎中謂之正郎員外郎謂之散郎

夏五月庚戌以稹爲祠部

郎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

中書省曰鳳閣又有紫微閣

有詩

蠅巢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

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儒衡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

人交終始不渝宰相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

服而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

然終以守道不回疾惡太甚不得至大位時上每言王仲舒之

文有古風宜爲誥召爲中書舍人既至見同列皆新進少年頗有

競心殊不樂曰吾豈可復治筆硯于其閒哉吾久棄外周知民間

利病吾請治之不自愧也宰相聞之乃以爲江西觀察使江西權

酒利多他州十七八民犯釀禁歲抵死者不絕穀數斛易酒僅一

斗仲舒罷減酤錢九十萬更坐失官息錢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焚其簿書脫其桎械一無所問水旱田賦不入仲舒減燕樂之費及他冗用出錢二十萬代之有爲佛老法興浮屠祠屋者皆驅

出境外

庚申葬神聖章武孝皇帝于景陵

景陵在同州奉先縣西北二十里金嶺山

廟號憲宗

六月以湖南觀察使崔羣爲吏部侍郎召對別殿上

曰朕升儲副知卿爲羽翼

事見二百三十八卷元和七年

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

明臣何力之有

丁丑以司徒兼中書令韓宏爲河中尹充河中

節度使

太后居興慶宮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上壽上性侈所

以奉養太后尤爲華靡

秋七月乙巳以鄆曹濮節度爲天平軍

鄆州古須句國秦爲薛郡漢爲東平國隋置鄆州京師東北一千六百九十七里曹州漢濟陰國後魏置西兗州後周改曹州取古國名也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五十三里濮州漢東郡鄆城縣地後魏置濮州勸稱爲濮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七十里

百

五月不雨至此月壬子始雨 甲寅上御新成永安殿觀百戲極

歡而罷丙寅又與中官貴主密宴以落之妃嬪皆頂 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令狐楚坐為山陵使部吏盜官物又不給工人傭直收

其錢十五萬緡為羨餘獻之怨訴盈路丁卯罷為宣歙池觀察使

宣州秦郵郡地漢為丹楊郡順帝改為宣城郡隋為宣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一里歙州吳新郡都督改新安郡隋為歙州京

師東南二千六百六十七里池州漢石城縣梁昭明太子以其水出魚美改名貴池唐置池州東至宣州三百五里 八月

癸巳發神策兵二千浚魚藻池 魚藻池在魚藻宮程大昌曰禁池中有山山中建魚藻宮王建宮詞

云魚藻宮中鎮翠娥先皇幸處不曾過而今池底休鋪錦菱葉鷓鴣頭漸漸多先皇謂德宗也自東內苑元化門入禁苑魚藻宮在其西

戊戌以御史中丞崔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亥再貶

令狐楚衡州刺史 上甫過公除即事遊政聲色賜與無節和制

詰白居易獻續虞人箴以諷不聽 九月辛丑大合樂於魚藻宮

資治通鑑卷三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六

觀競渡角觝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珣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

元朔未改元朔未改謂未踰年也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即位園陵尙新雖陛下就易月之

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始離王

京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告遠夷之使未復其命唐制國有大喪遣使宣遺詔于四夷謂之告哀

使過密施禁蓋爲齊人書舜典日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國註遏絕也密靜也齊人猶言齊民合樂

後庭事將未可止不聽茂申以重陽節曲宴郭釗兄弟貴戚主壻

等于宣和殿己酉大雨三日已而大雪樹木無風而摧仆者十五

六戊午加邠甯節度使李光顏武甯節度使李愬竝同平章事

丙寅以御史中丞崔羣爲武甯節度使冬十月王承宗薨其

下秘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州參謀

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涼國夫人王武俊之妻立

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

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

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

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士之志

王武俊封清河郡王諡忠烈

諸公何

從之乎眾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

都將聽事都知兵馬使之聽事也

令左

右不得謂已為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

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聞

党項復引吐蕃寇

涇州連營五十里

辛巳遣中書舍人柏耆詣鎮州宣慰

是年改涇州為

鎮州避

壬午羣臣入閣

歐陽修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朝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

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日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衛有

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山乃自正衙喚仗

庄開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入閣程大昌

日宣政之左有東上閣宣政之右有西上閣二閣在殿左右而入

閣者由之而入也西內太極宮兩儀殿左右有東西閣門而兩廊
下有日華月華門其曰閣者卽內殿也非真有閣也又曰西內太
極殿北有兩儀殿卽常日視朝之所太極殿兩廡有東西二上閣
則是兩閣皆有門可入已又可轉北而入兩儀按程大昌言西內
二閣門後說較爲明白而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
宣政殿入閣則東內也

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
夕與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
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則

天下幸甚時久無閣中論事者

入閣諫官論事太宗之制也

上始甚訝之謂宰

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

賀然實不能用也

考異曰舊崔郾傳曰上卽位荒於禽酒坐朝常晚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上甚嘉之畋遊

稍隨杜牧鄆行狀曰穆宗皇帝春秋漸盛稍以畋遊聲色爲事公
晨朝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眾
之治之亂懸乎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
望戎蠻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

幸甚誠至氣直天子為之動容飲補慰而謂之按是時未失山東
杜牧直取穆宗時事文飾以為即東藩耳新傳承而用之皆誤也
今從實錄舊傳覃瑜之子也 上嘗觀雜伎樂于麟德殿歡甚題謂給

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

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

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

樂記張輔子女鄭注曰優或為優孔穎達曰從雜謂翫戲也言

舞賦之時狀如翫素閒雜男子婦人無別也

不塊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

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癸未涇州奏吐蕃進

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為左右神策京西

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

左右神策軍分屯近畿凡八鎮長武

與平好時曹閻等對良原定平奉天也宋白所記與此稍異

賜將士裝錢一萬緡以鄴王府長

史邵同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請和好使

鄴王經顯宗子也

初秘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爲咎哀使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

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

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既而吐蕃爲党

項所引入寇因以爲辭曰田洎許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洎郴州司

戶成德軍始秦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宏正爲成德節度使以王

承元爲義成節度使劉悟爲昭義節度使李勣爲魏博節度使

田宏正

正自魏博徙成德劉悟自義成徙昭義李勣初自武肅徙昭義尋改魏博

又以左金吾將軍田布爲河

陽節度使

渭州刺史郝玘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眾

元和四年以原

州之西涼縣置行渭州

李光顏發邠甯兵救涇州邠甯兵以神策受賞厚皆

慍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鬪者彼何人邪

謂士卽位之貴也

常額衣資

不得而前可白刃者此何人邪洎洎不可止光顏素得士心親爲

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

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

罷梁守謙之軍也

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

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

鹽州五原縣有烏白池唐時鹽州元管四池烏池白池瓦密池細項池青白鹽池在

鹽州

尋亦皆退

時國用不足判度支張平叔奏徵天下久遠逋

賦自貞元二年爲始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欲收貞元二年以

後流民逋租請以一州言之臣州所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頃今

旱死者一千九百頃若徇度支所斂臣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

責民三十六年前逋懸臣爲刺史上不能奉詔下不能忍民窮無

所逃死請放歸田里有詔獨責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

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

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諠譁不受命

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

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將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竟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考異曰舊承元傳曰承元與柏耆召諸將於館驛諭之斬李寂等軍中始定舊鄭軍傳曰王承元移授鄭滑鎮之三軍留承元不能赴鄭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覃爲宣諭使初鎮卒離語不遜覃至宣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按實錄辛亥田宏正奏今月九日王承元領兵二千人赴滑州計覃於時猶未能到鎮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作傳者推以爲覃功耳今從承元傳

行承元悉命留之 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率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兩省以中書門下言也兩省官自左右常侍以下至遺補起居郎舍人皆供奉官也延英門延英殿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危從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門下謂延

英門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自複道至興慶宮因而出

城不欲出皇城使百官知之而扈從也 劉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率禁兵千餘

人扈從晡時還宮 癸亥以渭州刺史涇原行營兵馬使郝玼爲

慶州刺史玼在邊積三十年每從虜必剋別而歸其屍蕃人畏之

有兒啼者呼玼名以怖之贊普以金鑄玼像其大小長短與玼身

相等下令國中曰得生玼者以金玼償之朝廷恐失名將故移之

內地 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鄭餘慶薨餘慶字居業砥名礪行

不失儒者之道歷仕四朝居將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祿賜所得

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

鄙之自至德以來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餽金

帛以媚天子至有數百萬緡者憲宗每命餘慶必誠使人曰是家

貧不可妄求取餘慶嗜古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之

類有司不曉何等語人多訾其不識時宜

附錄盧氏集說云鄭餘慶清儉有重德未嘗宴

客忽一日召親朋數人會食朝寮以故相望重皆凌展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閑話移時諸人皆愕然餘慶呼左右曰好謂厨家粥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有喜色以爲必蒸鷄鴨之類遂巡臯在盤出醬醢亦極香新良久就食每人前下栗飯一椀蒸胡盧一椀諸人大失望強進而罷

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

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 王獵於城南壬午擊

鞠於右神策軍遂獵於城西 癸未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眾拔

營柵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

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

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此緣邑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

威又不能臨制欺侵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

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患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
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
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
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
朝廷豈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
南一道未有甯息之時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
苦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其人豈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
益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反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爲選擇有
威信者爲經略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上不能用
甲申獵於苑北

一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上

諱恆憲宗第三子
任位四年改元一

長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上朝獻太清宮庚子朝享太廟辛丑

祀圓丘敕天下改元河北諸道各令均定兩稅

以河北諸道各奉區請吏體賦稅故

令均定之

王初卽位留意刑法每有大獄有司斷罪必令給事中中

書舍人參酌出入之號曰參酌院尋罷之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蕭俛介潔疾惡爲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

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爲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詔徵播詣京師俛

屢於延英力爭言播纖邪物論沸騰不可以污台司上不聽俛遂

辭位己未播至京師壬戌俛罷爲右僕射俛固辭僕射二月癸酉

改吏部尙書盧龍節度使劉總旣殺其父兄

唐見二百三十八卷元和五年心

常自疑數見父兄爲祟常於府舍飯僧數百使晝夜爲佛事每視

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敢寐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

南北皆從化己卯奏乞棄官爲僧

考異曰舊通傳曰長慶元年

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獻朝旨穆宗遣可使者或薦遣乃拜起居舍人充太原幽州鎮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儀饗郊迎乃宣聖旨示以福禍總時伏流汗兵若加於頸矣及遣使還總遂移家入觀按實錄長慶元年正月己巳以造爲太原鎮州等道宣慰使二月己卯劉總奏乞爲僧計造奉使尚未還三月癸亥總已卒八月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爲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造前以京兆司錄官慰兩河軍推其材故有是命舊傳誤也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贖將士

上面諭西川節度使王播令歸鎮播表乞留京師會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段文昌請退壬申以文昌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以翰林學士杜元穎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播爲刑部尙書充

鹽鐵轉運使元穎淹之六世孫也回鶻保義可汗卒辛卯上

擊鞠於麟德殿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請除

張宏靖爲節度使平薊嬀檀爲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爲節

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觀察使宏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眾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宏靖自代以安輯之平肅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時朝廷欲崇重宏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于宏靖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宏靖爲盧龍節度使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瀛莫觀察使總所分三道以薛平節平薊媯檀于分裂之中尤爲上策而朝廷不能用竟致後患人皆惜之丁巳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 戊子立皇弟憬爲鄜王悅爲瓊王俾爲沔王懌爲婺王愔爲茂王怡爲光王協爲淄王懔爲衡王惋爲澶王皇子湛爲

景王涵爲江王湊爲潭王溶爲安王遼爲潁王 劉總奏懇乞爲

僧且以其私第爲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

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爲

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

與譚忠遁去

張玘與總同謀殺其父兄者也○玘音起

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

所在

考異曰新傳總以節付張皋皋玘之兄爲涿州刺史總之妻父也按實錄幽州留後張玘奏總已削髮爲僧不知所在然

則不以節付皋也

癸亥卒於定州之境

德宗貞元元年劉惔得幽州二世三十六年而滅

忠護喪

歸葬亦尊空

是月太白晝見

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

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

士于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謨度

之子蘇巢中書舍人李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時文昌將

赴鎮辟辭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

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李德裕元稹及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

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夏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

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

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劍州京師南一千六

百六十二里開江漢胸肥縣地梁讀漢豐縣西魏改曰永

或勸徽

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稱其長者德裕吉甫之子也以

宗閔對策時譏切其父恨之而稹又與宗閔爭進取有隙故與稹

同辭傾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別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紳微元

之曾孫起播之弟也初江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

百繫獄微至郡察其枉悉縱之數日舒州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

萬刺史以供宴飲饋餉徵曰此農耕之儲可用哉命代貧民租
入初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徵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
當路可無讓徵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其掇 丙戌開回鶻新
可汗爲登囉羽錄沒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五月丙申期回
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逆公主 時禁中造百尺樓用度
不足王子鹽鐵使王播希寵奏置榷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右拾
遺李班等上疏以爲榷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
寬橫斂之目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 丙辰建王恪
薨 格上弟也 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命金吾大將軍胡証充送
公主使以光祿卿李憲副之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
六月辛未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卻之戊寅回鶻奏以萬

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憲愬之兄也晟諸子惟
憲愬最仁孝憲好儒術禮法修整雖生勦伐之家然累歷事任皆
以吏能擢用所至政績流聞性本明恕尤精律學屢詳決冤獄活
無罪者數百人 初劉總既奏分所屬爲三道又盡擇麾下伉健
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
義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
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
安危大體謂兩河旣平天下曠然無復事矣克融等久羈旅京師
至假旬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張宏靖幽州勒
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
暑與士平均勞逸及宏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眾之中燕人訝

之宏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
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
嗜酒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
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宏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
刻軍士糧賜繩之以法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
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一終